

《历史唯物主义论丛》

第十一辑

改革的哲学探索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改革的哲学探索

——《历史唯物主义论丛》第十一辑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 等主编
北京钢铁学院社科系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改革的哲学探索

——《历史唯物主义论丛》第十一辑

主编/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 北京钢铁学院社会科学系

印刷/秦皇岛市卢龙印刷厂

发行/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开本/850×1168毫米 大32开 印张：8.25 字数：210,000

版次/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刷数/1—3,500

D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统一书号：2416·2 定价：1.85元
• 北京市学院路41号 ISBN7—5620—0018—2/B·1

目 录

改革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历史唯物主义应当研究的重大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和当代现实问题讨论会”开幕词·····	邢贲思 (1)
面向当代现实,勇于探索和开拓——“历史唯物主义和当代现实问题讨论会”的闭幕词·····	高 光 (6)
探讨改革和新技术革命向历史唯物主义提出的新课题——“历史唯物主义和当代现实理论问题讨论会”综述·····	何君康 (8)
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	何建章 (27)
关于农村雇工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	高 光 (49)
关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辩证法——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	周隆宾 (60)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探讨※	
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可逾越性·····	江焕湖 (81)
对我国有计划商品经济中自觉和自发辩证思想的探讨·····	范成钧 (90)
※改革论坛※	
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哲学探讨·····	陈耀彬 (101)
利益规律与经济体制改革·····	张成兴 (111)

利益分析——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方法·····	佟明忠(130)
企业管理和人道主义·····	李荣兴(143)
略论改革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张绍玲(153)

※科技革命和社会发展※

还是用科技革命这个提法好·····	易杰雄、王从德(162)
析世界新技术革命潮流·····	吴大任(173)
从科学技术的发展看生产力的结构及其根本动	

力·····	祖嘉合(183)
--------	----------

略论托夫勒的社会预测及其理论前提·····	赵祥荣(196)
科学技术革命与人类劳动的解放·····	钱俊生(212)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试析新技术革命对精神文明的影响·····	张良骏(224)
试论生活方式变革与“两个文明”建设·····	方任安(236)
简论改革与社会生态平衡·····	吴 岩(250)
后记·····	(255)

改革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历史唯物主义应当研究的重大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和当代现实理论问题讨论会”的开幕词

邢贲思

由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等十五个单位联合筹备召开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当代现实’理论讨论会”现在开始。我谨代表发起主办单位向大力支持我们、并为我们创造良好开会条件的安徽省委、徽州地委、屯溪市委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这次会议探讨的题目有两个，一个是历史唯物主义和改革；一个是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改革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不能概括当代现实的全部，但确实是当代现实中两个举世瞩目的、具有重大实践意义的问题，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应当认真研究的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问题。

我们现在来探讨改革的问题，有两个非常有利的条件：一个是我们的改革已经进行了好几年，在实践中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实践向我们理论工作者提出了大量的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再一个就是刚刚结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赵紫阳同志所作的《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它对“六五”期间我们所进行的经济体制的改革作了系统的总结，并且在理论

上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这个报告应当是我们这次讨论会的指导方针。

改革不仅是七五计划的中心，而且是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的中心。那么改革中的关键问题和基本方向是什么呢？赵紫阳同志的报告对此作了回答，这就是必须使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报告中说：“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时期，尤其是象我们这样一个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和现代化，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它决定了我们原来那种统得过死、管得过多的僵化的经济体制必须改革，也决定了改革的基本方向必须符合于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当然，我们所要发展的商品经济就其总体来说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这种商品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是实行按劳分配原则的，是有计划有控制的。”这个报告已经明确地给我们指出了从理论上探讨改革问题的方向。这个方向不仅是经济理论工作者应当遵循的，也是哲学工作者、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工作者应当遵循的。

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许多问题值得探索。首先一个问题就是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也就是要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的内在规律性。要认识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仅对一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即原来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适用，而且具有普遍适用性，即使对于某些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同样适用。社会主义意味着消灭商品、消灭商品经济这一马克思主义传统观点已被实践所突破。其次一个要研究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作为一种商品经济与其他商品经济有没有某些共同规律，如有是哪一些；它具有哪些仅仅为它所特有的规律，它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小

商品经济有什么差别？弄清这个问题不仅有理论意义，而且在实践上可以使我们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界限，更加自觉地维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促进它的发展，同时对某些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或变相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提高认识能力，区别情况，采取不同对策。同上述两个问题有关，还有一些其他问题也很值得研究。例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规律、价值规律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的关系究竟怎样？宏观机制和微观机制怎样才能达到有机统一？国家的管理职能同市场机制怎样才能协调？怎样能够既使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得到充分发展，又使社会的经济利益的分配尽可能合理？等等。这些问题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并未涉及，是实践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在理论上加以解决，就是对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贡献。

关于改革的问题，经济体制的改革无疑是核心，但我们的改革并不限于经济体制的改革，而是一场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核心的全面的社会改革。除了经济体制改革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改革，如政治体制的改革，文化体制的改革，教育体制的改革，科学体制的改革等等，也都需要我们从宏观方面、从规律性的角度去进行探讨。改革是一场广泛、深刻而又持久的大变革，它对固有模式、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因此，我们对由改革引起的各种观念的变化，习惯的变化，人们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 change 等等也应当认真研究。

关于科学技术发展的问题，也是当前为大家所关注的重大问题。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一步发展，离不开有效地利用科学技术的新成果。赵紫阳同志最近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中国的经济振兴，从长远看，必须依靠新技术、高技术。我们应当力所能及地、有重点地跟踪世界上新技术、高技术的发展，并争取在某些方面有所突破。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研究科学技术的问题，首先

应当探讨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这些年来，关于科学技术对现代化建设的意义谈得较多，但从理论上全面探讨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则做得很不够。换句话说，我们对于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所发挥的社会作用探讨得较多，而对于把科学技术应用来改善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包括改善宏观和微观的管理、改善决策、改进我们的思维方式、工作方式、决策方式等等，则研究得很不够。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在现代化建设中能够直接发挥它的威力，它的这种作用当然不能低估，但是科学技术对于经济、社会进步的全面的作用尤其应当重视。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研究科学技术的发展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命运的关系。目前西方对这个问题讨论得很多，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专家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能源和资源大量消耗，总有一天会导致它们的枯竭，同时环境的污染、生态平衡的遭到破坏，这些都使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逆效应。这种情况长期发展下去，会出现生产的极限，从而引起社会的停滞，人类的危机。这种关于科学技术发展的逆效应论的悲观主义论调，同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景是不符合的，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不能同意的。

关于科学技术发展和人类命运的关系，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论调，就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会引起社会结构的根本改变。比较典型的代表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贝尔，他在《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一书中认为，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后工业社会中，社会不再由企业家掌权，而是由掌握知识、信息的科学家、技术专家占支配地位。似乎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而然地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由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引起的社会矛盾消失了，只存在人与人由于知识、信息掌握程度不同引起的矛盾。在目前西方的一些社会学、未来学著作中，按照所谓技术的构成把人类社会的演变分成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等等。有的人明

确地表示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学说，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的理论是反科学的。这是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挑战。我们不能不对他们的种种观点进行认真研究，并进行必要的批评。当然，这种批评不应简单化，应当充分说理，并且应当注意吸取他们的学说中某些积极的因素。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和改革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还有许多问题值得讨论，我相信同志们在这次会上一定会就上述两方面的问题广泛交换意见。为了使这次会议能够开得生动活泼，富有成效，我建议大家都要做到四个“开”字，即开拓的精神，开放的思想，开阔的视野，开明的态度。顺便说一句，我这四个“开”字是从于光远同志最近提出的十二个“开”字中摘取下来的。我认为，这四个“开”字对于我们开好这次会非常重要。开拓的精神，就是创造性的精神，讨论理论问题没有创造性的精神怎么行？开放的思想就是指敞开心扉，畅所欲言。开阔的视野，就是使我们的讨论在比较广泛的知识背景下展开。开明的态度，也就是容人的态度，要允许别人发表不同意见，有容人的雅量。我想，大家如果真正做到了这“四开”，我们的会议就一定能够开好、开成功。

面向当代现实，勇于探索和开拓

——高光同志代表会议领导小组致闭幕词

同志们：

“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现实”理论讨论会，从五月六日到十二日，经过七天紧张热烈的讨论，今天胜利地圆满地结束。

这次理论讨论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五十名理论工作者，提交会议的论文九十多篇。参加理论会的代表最大年龄的是七十五岁，最年轻的是二十四岁。老中青济济一堂，彼此交换观点，交流思想，是一次难得的生动活泼的理论工作者的盛会。

这次理论讨论会的指导思想，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双百”方针和学术自由。会议围绕改革和新技术革命向历史唯物主义提出的重大问题，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家思想解放，畅所欲言，大胆探索，勇于开拓，刻意求新，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会议把改革和新技术革命向历史唯物主义提出的需要探讨和解决的新课题，进行了归纳和综合，大家心中有了数，因为时间有限，会议集中地重点讨论了四个问题：

（一）讨论了体制改革的理论，大家不仅从总体上探讨了改革的理论基础，而且进一步深入地探讨了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各个不同领域的直接的理论根据。

（二）讨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共性和个性，探讨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及其性质，以及社

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

(三) 进一步探讨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理论，回答了西方未来学派在社会形态问题上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挑战。同时，还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对社会形态进行了分析，从而进一步揭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

(四) 讨论了科学技术进步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新技术革命对生产力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影响，以及对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变革的影响。

此外，对所有权和经营权的适当分离、商品生产和精神生产、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雇工经营等重大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问题，都作了一些探讨。

通过与会同志认真地讨论和提交的会议论文，大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在认识上有所提高、有所前进、有所深化，它将有力地推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工作者对当代现实问题的深入研究，从而充实和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

我们这次会议之所以取得很好的成果，是同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等十五个主办单位和安徽省委、徽州地委、屯溪市委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为此，我代表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和参加大会的全体同志对上述单位，特别是对安徽省委、徽州地委、屯溪市委表示衷心的感谢！

生活之树是常青的。理论愈是接触实际，就愈有生命力。大会期望我们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工作者，在加强哲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关注和加强对当代科学技术发展新成就的研究，认真总结社会体制改革的新鲜经验，以之来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迎接和开创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新局面！

最后，预祝大家身体健康，多出科研成果，创造出高质量的精神产品来。

探讨改革和新技术革命向历史唯物主义提出的新课题

——“历史唯物主义和当代现实理论问题讨论会”综述

何 君 康

由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安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等十五个单位共同发起召开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当代现实”理论问题讨论会，从五月六日到五月十二日，在安徽省屯溪市举行。参加这次理论讨论会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理论工作者一百五十人，提交给会议的学术论文有九十多篇。会议围绕着改革与历史唯物主义、新技术革命与历史唯物主义两个重大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大家从当代现实的客观实际出发，大胆地探索和研究改革、新技术革命向历史唯物主义提出的新情况、新问题，把丰富的新鲜经验上升为理论，力求达到推动改革和新技术革命的目的。由于会议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为指针，坚持“实际—理论—实际”的科学方法论；也由于大家认真实行了四个“开”字，即开拓的精神、开放的思想、开阔的视野和开明的态度，贯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会议开得生动活泼，气氛融洽，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现将讨论的情况综述如下：

一、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精神文明建设

赵紫阳同志在《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对改革的基本方向是什么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他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时期，尤其是象我们这样一个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和现代化，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它决定了我们原来那种统得过死、管得过多的僵化的经济体制必须改革，也决定了改革的基本方向必须符合于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当然，我们所要发展的商品经济就其总体来说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这种商品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是实行按劳分配原则的，是有计划有控制的。”与会同志在讨论发言中，一致同意赵紫阳同志的上述看法，从理论上对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一些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的课题。

1、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必然性问题

这个问题，在讨论中争论得十分激烈。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发表了以下一些看法：

1) 有些同志认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理论上是一个重大突破，突破了或者说否定了原来把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对此，国内、国外都存在着种种疑问，提出把社会主义经济落脚商品经济，这同资本主义有什么区别？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说明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为什么不是互不相容的。这就要弄清楚社会经济形态的划分和经济联系的方式之间的区别和联系问题。人类社会的发展经

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五种社会形态，它们是以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不同为标准划分的。但是，人们之间的经济联系还有其他方式，如果以产品生产和交换的方式来划分，有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未来的产品经济三种经济联系的方式。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都横跨了几个不同的社会形态。在原始社会末期，就有了商品经济的萌芽；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商品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自然经济仍然占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社会是商品经济最发达的社会。因此，不要把社会经济形态的划分和经济联系方式的划分混淆起来和等同起来。商品经济实际上是人类的一种创造、一种共同的文化，是人民群众长期实践的产物，不是资本主义专有的、资本家发明的。这就是说，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是毫无根据的。不能因为资本主义利用过商品经济，搞过市场机制，我们就不能用。资本主义利用过的东西，只要对我们有利，我们就应当理直气壮地把它拿过来用。当然，我们在哪些方面可以利用商品经济的共性，利用发达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某些机制，需要认真研究。

2) 有些同志认为，马克思在把商品经济当作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提出的同时，还认为商品经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获得充分的发展，当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之后，商品经济也就随着消失。《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肯定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这在根本点上同马克思主义创造人的论断相一致。同时，又有不一致的地方，这就是明确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要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持续相当漫长的历史阶段，我国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只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在马克思看来，商品经济消亡的社会经济条件，最重要的就是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达到这样的地步：由于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并被应用于生产，劳动者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成了站在生产

过程旁边的监督者和调节者，这时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抗性的形式。马克思把商品经济的消亡和资本主义的灭亡视为同一过程，已被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为不符合实际的设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其最根本的依据是社会物质生产力还没有达到可以终结商品经济发展阶段的高度。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仍然是发展生产力所必需的经济形式。只有充分发挥它的作用，才能实现社会主义阶段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才能创造出商品经济消亡的条件。

3) 有些同志提出，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研究商品经济，最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的理论。所谓三大社会形态，就是前资本主义形态、资本主义形态和共产主义形态，它们分别建立在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基础之上。这里所说的商品经济是作为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商品经济，不是指自然经济下存在的小商品生产，而是指以生产交换价值为目的的发达的商品生产；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那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活动，而是指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那么，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还要发展商品经济呢？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就意味着消灭商品经济。有人认为，这个观点已经过时，已被实践发展所突破。这种过于简单的分析是难以令人信服的。马克思所讲的社会主义是经历了商品经济高度发达以后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产品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我国直到目前还没有完成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更远远没有达到发达的商品经济阶段。因此，不能因为我们今天要发展商品经济，就认为马克思的观点已经过时了。但是，我们不能教条主义地套用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要从我国目前的客观实际出发。第一，我国已经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建

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第二，我国目前还处在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之中；第三，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只要我们承认这三点，那么就合乎逻辑地得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现阶段是有历史必然性这一结论。

4) 有的同志提出，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性质问题上，有两种值得商榷的意见：一种认为，商品经济是属于资本主义的范畴，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完成资本主义未竟的事业；另一种则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看作是置于同一生产力基础上的两种社会类型，但二者并列于和同属于商品经济阶段，并且直接以马克思的三大形态理论作为论证的根据。这两种观点尽管都力图论证当前发展商品经济的历史必然性，主张商品经济阶段的不可超越性，但是，由于对马克思形态理论的片面理解，它们实质上没有区别商品经济一般与其特殊的资本主义历史形式，只是论证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不可超越性和历史必然性。商品经济确实不可超越，但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不可超越。在坚持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的同时，应当根据历史实践发展理论自身。马克思生前没有预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存在，但是历史实践已经衍生出了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形式。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存在是两个必然性的结合，即商品经济的历史必然性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的结合。片面地强调第一个必然，忽视甚至否定第二个必然，就会得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就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结论；两个必然的统一，奠定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实际上不是商品经济的典型形态，而是介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与共产主义的产品经济两种形态之间的一个衍生的、过渡的形态，是商品经济与产品经济结合、交叉的一个特殊的形态类型。从马克思的三大形态的略分来看，它是第二大形态与第三大形态之间过渡时期；从五大形态的细分衡量，它是资本主义形态与共产主义形态之间的